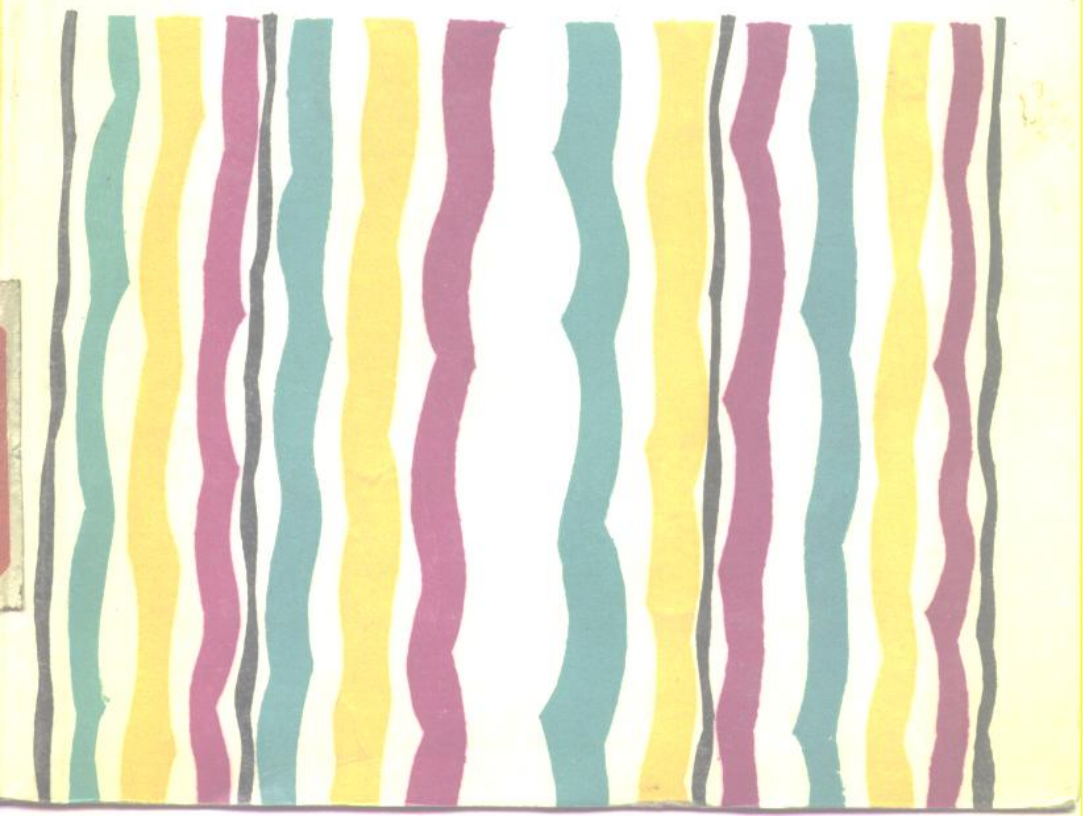


1985—1987

散文选



1985—1987

散文选

姜德明 季滌尘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季 涤 尘

1985—1987散文选

yijiubawu—yijiubaqi sanwen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9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18 插页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50

ISBN 7-02-000655-8 / I·656

定价 6.35 元

目 录

祖 国.....	徐 迟 (1)
夕 暮.....	周同宾 (5)
征途食事	李一氓 (8)
老 王.....	杨 绛 (17)
路过会乐里	袁 鹰 (21)
魂归何处	惠浴宇 (25)
桃花源的魅力	石 英 (34)
纤 痕.....	廖静仁 (39)
收清洁费	路 翎 (45)
亚热带的风	刘白羽 (47)
诗人的送别	羊 辚 (54)
北京的色彩	章 武 (57)
听飒楼来信	苏 晨 (60)
贺海瑞墓之冷落	谢大光 (63)
写在房梁上的诗	秦兆阳 (67)
雾游黄山	魏钢焰 (73)
牛 市.....	王新民 (79)
小 贩.....	孙 犁 (83)
马的嘶鸣	张 岐 (86)
忆 狼.....	杨闻宇 (90)

忆达夫	夏 衍 (95)
老 家	冯亦代 (102)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	李霁野 (106)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111)
请你理解我的爱	简 妮 (115)
花的九重塔	唐 敏 (120)
风雨醉翁亭	何 为 (125)
冬天,火的回忆	黄秋耘 (129)
周总理话家常	舒 湮 (132)
我遗失了什么	王英琦 (138)
我的两个朋友	从维熙 (144)
森林与森林老人	徐开垒 (149)
我所认识的孙犁	李华敏 (157)
蒲松龄故居漫笔	马瑞芳 (164)
大弥撒之思	韩少华 (171)
三妹! 三妹	武 华 (179)
曹雪芹和女性	管 桦 (184)
想你,阿胡子!	黄宗英 (187)
古银杏祭	罗吉万 (193)
石林畅想	柳 嘉 (196)
拉萨的八角街	次 多 (199)
香港随感	秦 似 (209)
思念胡风和田间	艾 青 (215)
粉红笺	傅子政 (221)
漏室鸣	卞之琳 (225)
是真学者	刘绍棠 (229)

大山的呼唤	刘 真	(231)
美 人	叶君健	(235)
童年旧事	梅 洁	(238)
山 口	林斤澜	(246)
南海“一滴水”	资华筠	(252)
海 光	薛尔康	(256)
霞落燕园	宗 璞	(259)
夜 嫁	范若丁	(266)
说 梦	冰 心	(271)
总是难忘	苏 叶	(273)
梦萧珊	杨 苾	(285)
安居不忘流浪时	柳 萌	(302)
深冬之恋	黄药眠	(306)
血与沙	赵丽宏	(309)
在林则徐的流放地	岑 桑	(316)
美	曹明华	(321)
心 烟	舒 婷	(325)
正定三日	铁 凝	(331)
克孜尔千佛洞路上	杨羽仪	(338)
漫忆大字报	叶至诚	(341)
泰山脚下诗碑林	臧克家	(350)
秋潮	郭建英	(355)
死之歌	丁 玲	(360)
告慰丽尼	荒 煤	(372)
书和友谊	屠 岸	(376)
落 叶	杜渐坤	(381)

踏青的风日	李佩芝 (383)
又是月季芬芳时	周 明 (386)
椰之思	王维洲 (389)
难忘的微笑	吴泰昌 (392)
女 友	朱谷忠 (396)
不能破译的密码	叶 梦 (401)
墓 地	冯骥才 (406)
林场风雪	门瑞瑜 (409)
病室众生相	韦君宜 (414)
凝 眸	斯 妤 (423)
衣襟上的梦	陈 益 (426)
朱雀灯和花瓶	郭 风 (430)
与西北大汉相对	吕锦华 (432)
犹是秦淮梦里人	廉正祥 (437)
人 情	陈慧瑛 (443)
又读沧海	刘再复 (448)
临潼的光环	刘成章 (453)
钓鱼台	汪曾祺 (458)
三十年前的稿纸	曹 禺 (460)
哥本哈根夜曲	阎纯德 (462)
 “邑有流亡愧俸钱”	 严 秀 (468)
各领风骚没几年	陈小川 (472)
始皇陵发现的发现	冯英子 (475)
人格的力量	秦 牧 (478)
我看舞蹈的美	梁 衡 (481)

问道长安	谢 璞 (485)
“拉祖配”新论	于浩成 (490)
市 格	萧 乾 (493)
观念的“新”与旧	苏叔阳 (496)
杂说“五同”(外一“同”)	老 烈 (501)
森林里有诗	流沙河 (505)
姑妄言之三则	刘 征 (508)
伟人和圣人——鲁迅和孔子	唐 弢 (511)
成功的路	王 蒙 (517)
“表叔”的遐想	黄 蒙 (519)
没脾气	张辛欣 (522)
《台湾散文选》序	柯 灵 (526)
“某公”与“诸公”	谢 云 (532)
一闹脸就变	林 放 (535)
处级和尚	舒 展 (537)
说荒诞	邵燕祥 (541)
弈 人	贾平凹 (543)
相 依	许 淇 (547)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巴 金 (551)
媚态与骨气	米博华 (559)
重温《门槛》	忆明珠 (561)
编后记	姜德明 李涤尘 (565)

祖 国

徐 迟

两个神奇的字：祖国！这么美丽的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在激励我的心灵。现在我正是身在国外，因此我对她的感受更深。就是这两个光辉的字，庄严的字，贴心的字，最可贵，最可爱的字呵，祖国，我的祖国！

为什么当初我身在祖国，身在福中，在她的怀抱中，我竟然没有象今夜，身在她的怀抱之外的外国，远在美利坚合众国，反而更加地激动了呢？原先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在她怀中，她的芬芳的气息扑在我的身上。她无处不在，我时刻接触到她，亲近着她。我足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头顶祖国的天空，我呼吸着祖国的空气，沐着祖国的阳光雨露。

早就有人说过，一旦离开了祖国，反倒能更深刻，更亲切地感觉到她。甚至也有人说过，只有在离开了祖国之后，这才能更强烈地，更精细地认识到她。这个道理，当初听到时也若有所悟，想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但丁出奔，始制《神曲》。但那时我实在并没有能领会这些个道理。我并没有能象今夜那样地懂得这些话语的真谛。今夜是国庆前夕，我去国已逾一个月了。

当然，我未被放逐，亦非出奔，我只是出国考察，暂离祖国，时间也不长，年底即可回国，但毕竟是我离开了祖国，不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而只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家，只身飞渡了浩

瀚的太平洋，越过云天星海，来到彼岸的疆域，孤单地生活在他乡，失群地翱翔在异域。一个天涯游子，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在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半球之上。在这个陌陌生生的国土和陌陌生生的大海中间，虽然也有了许多纷然杂呈的新鲜印象，吸引我注目的事物也真多，甚至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乐莫乐兮新相知，无奈是：悲莫悲兮生别离！

我离开了祖国，失去了她的体温，失去了她的馨香的气息，我惶惑不安，我没有足够精神准备。大约鱼儿离开了水，可以比喻这个感觉。有时甚至感到，我也许是被放进了试验瓶中的小白鼠，氧气正被抽走，严重的缺氧，使我感到窒息。白天忙忙碌碌时，还可以敷衍过去，每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我想到祖国，她的欢乐和痛苦，她的成功和失败，不禁黯然伤神。我访问的国家，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会见了许多友好的人士，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友好；也有一些人士比较地冷淡，甚至视若无睹，不得亲近，多半是他们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视我似 UFO——异物。间或我听到一些嘲讽的话语，有些倒可以一笑置之，有些却使我难以容忍。有傲慢的表情，也很浅薄无知，个别的酒色之徒，忽发狂言，不得不严词以对。一个多月来，我接受了温暖的友情，亲切的风度，也领教了不快意的神色，不入耳的音调。我见到了人和兽，我体会了美和丑。有别一般滋味在心头，花花绿绿的世界，也能使人腻味，在欢乐的表皮之下，隐伏着深沉的忧悒。

归根结蒂，我们不懂得美国，不懂得他们；他们不懂得中国，不懂得我们。一水之隔，隔膜还相当深，甚至很深。中上层社会一时还不得其门而入，下层社会更有着天然的排斥性。精神的往来，感情的交流，还有待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但我却变得非常

之敏感了。美国的一切深深地刺激着我。凡是最早就来到这里的华工所曾经受到过的感情痛苦似乎我也已经有所感受了。凡是最早来到这里的留学生、学者专家所曾经受到过的寂寞感情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到了。凡是出于种种原因而跟外国人婚嫁的中国妇女和男子们所曾经受过的不快之感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了。凡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所曾经受到过的哀伤、干涉、歧视、侮辱、苦难和挣扎过的人们所曾经受到过的各种各样感情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了。

我的感情波动不安了，上升下降了。我迷惘、怀疑；我徘徊、深思；我被颠簸、折磨，我挣扎、纵跃，我飞腾而又坠下至于沉潜。我想起祖国，想起家园，我想回归，何必在此受这些洋罪！我坠落到了最低点，我发生了一度精神危机。

然而物极必反，绝处逢生。在国庆前夕，我终于发现，我已度过了我的危机，我从感情的深渊升华到了理智的高空，我极目远望，我望见了我的祖国，祖国给了我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精神。我来自祖国，我为祖国而来。我来考察，就是考察这一切的，我可要尽我的所能，把一切放到我的显微镜或望远镜里。我可以有所收受，也可以有所授予。我可以受教，也可以授我的所受。我经历了内心的一度剧烈的争斗，我经历了精神上的一场雷雨的涤荡。我战胜了我的苦恼和愤慨，一种新的力量使我获得了心灵的恬静。祖国，就是这两个字，祖国把我高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祖国对我，乃具有了更新的意义，我更爱我的祖国了。

我仿佛已参加在国庆大典和国宴，我仿佛已在观礼台的一角看到了祖国的节庆游行，我仿佛已在文艺队伍的彩色缤纷的彩车上受到了检阅，我仿佛在夜空的烟火礼花的光辉上，看到了祖国的大踏步的行动。

有人问过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在想一些什么？我在想我们的现代化，我任何时候都在想着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想着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想着我们的日益扩展的开放政策。我们在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中国，我们也在投入我们的力量，建设着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祖国在我心中，祖国在我眼前，即使我是在国外，我还在祖国的怀抱中。祖国在行动，祖国在前进，岂止前进，祖国在升腾。远离着祖国，有的是足够的视野，让我看到祖国的前进，飞腾，于是我跟着祖国而前进，而飞腾。远离着祖国，我倒是真的发现了，比任何其他一切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地域，我们是比他们的大多数人更多了一些什么！什么呢？我们确实多了一些什么，就是多了一些严肃性。这点严肃性来自我们的庄严理想，我们的百折不回，信心百倍的理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有自己的共同理想的。

转过身来，我要祝贺一个人，祝贺一个幸福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新中国人，也就是你，新中国人。

（选自《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夕 暮

周 同 宾

薄暮，我到家。

妈忙去做饭。炊烟袅袅，直升上高空。天上，一片挨一片，铺满鸡冠色的云；一天红霞，象一幅宽大的宫锦，笼盖在村庄上。

我正仰面看彩云，忽听一阵拉着长腔的牛哞，闷声闷气的。孩提时代，我当过放牛娃；听着牛叫，我知道这是老牛在呼唤没有跟上自己的牛犊儿。许是为了追寻儿时的旧梦，听着“哞——哞——”的叫声，我不由得站起来，迈步出了院门。

果然，大车路上，正走过四头老牛，三头带牛犊儿。一个牛犊儿，紧傍在母牛身旁，撅着尾巴，跑着碎步儿；一个牛犊儿，死跟在老牛屁股后，试图将头插进母牛胯下吃奶；另一个，为贪吃路边篱笆里钻出的狗尾草掉了队，它的妈妈走着回头望着它，一声声叫唤。四个牧童，一个拉着牛绳前边走，两个拿着带叶儿的柳条儿后边赶，中间的一个，乐悠悠横坐在牛背上，他手里要是有一支竹笛儿吹着，就更是一帧美妙的《牧归图》了。

家家的烟囱，都冒着青烟。烟气冲上半空，织了一袭半透明的纱，依依地，蒙在屋顶，树梢；小南风吹着，轻轻地拂动。谁家炒鸡蛋拌辣椒，火太烈，油太多，香味掺着辣味，飘半个村庄，直刺鼻子，呛得过路人都“啊嚏啊嚏”地打喷嚏；打着，还不住赞美着：“好香，好香！”

几乎是同时，各家的收音机都响了。每天这个时候，省电台有半个钟头的地方戏。今天唱的是新戏《黄河湾》，说的是一个叫郭大脚的泼辣女人由穷变富的故事，豫剧名角儿常香玉主演。那脆生生的嗓音，亮闪闪的拖腔，真入耳哟。听说，这戏演到北京了呢。四婶儿阖家七口人围着门前的小方桌儿，四婶儿眯着眼看着桌上的收音机，她的孙女儿轻声儿跟着唱。四叔提一筐青草回来，去屋里取烟袋，猛叫：“锅溢啦！”四婶儿闻声站起，小跑回屋。老头子嗔怪地说：“听戏能治饿！”话虽这样说，竟也蹲在栋树根前，噙着烟袋，闭着眼听呢。

奎五爷的院墙外，牛车路旁，有一盘石碾。因为有了碾米机，石碾没用了，石磙已不知去向，只剩了碾盘；年深月久，碾盘早被轧得凹凹的，象个大菜碟。此刻，碾盘的中心摆着一盘棋，奎五爷和庆四爷正对弈。已锄罢二遍地，人们闲，碾盘四周，一圈儿看客，弓着腰，伸着头，围得密密；也许他们被棋盘上的一场恶战揪住了心，似乎并没有听到郭大脚那有字有韵儿的歌唱。

暮色重了。一天云锦褪成了淡黄色。成对儿的鸟儿，翅膀尖儿上沾着亮光，急急地向林中飞去。谁家的孩子扯着长腔儿喊着：“爹——，回来吃饭啰！”竹林那边，传来一个女人“咕——咕，咕——咕”的叫鸡声，大概鸡上窝时她发现少了一只，正找呢。

三婶儿一家，正坐在门前的葫芦架下吃晚饭。三婶儿和儿子、媳妇、孙儿、孙女围着水泥板儿饭桌，三叔一人端着碗，拿两个馍，蹲在葫芦架的木桩前，低头吃着。我问：“三婶儿，啥饭呐？”她放下筷子，连忙站起：“芝麻叶绿豆面条儿，放的小磨油；八成白面、二成玉米面的金银卷儿；炒鸡蛋、调豆腐、萝卜丝儿、咸豆豉儿，你在这儿吃点儿！”真的，桌上放四个盘儿；盘儿中间，

是收音机，郭大脚正数落那个“割尾巴”的干部。

哟，云飞了，天黑了，树梢儿上镰刀似的月牙儿却亮了。我快回家。

进屋，闻到了小米饭的清香。妈已舀了饭，放在锅台边；碗上，搁了筷儿。擀面的案板上，收音机正响着，唱的是郭大脚夸富的那一段二八板。

（选自《人民文学》1935年第1期）

征 途 食 事

李 一 氓

—

我在成都念的中学（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那是一所能寄宿的成都联合中学（现成都石室中学）。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食堂吃饭。但星期天就自由了。有时出去吃零食，有时也出去吃顿午饭。吃零食的地方，大概是青石桥的一家包子铺，吃金钩包子，馅子是猪肉和大海虾米。四川叫黄色的大海虾米为“金钩”，故名。丁字拐，在中学校址文庙前街的邻近，有一家粉蒸牛肉和粉蒸肥肠的小铺，用的小蒸笼，现在四川还是这样的，吃几笼也就饱了。当年物价甚贱。值得回忆的还是那处吃午饭的地方。

现在叫“快餐”的，其实在成都六十多年以前就有这种经营方法。饭馆名“蜀腴”，地址在新街口，饭馆系租用一家巨宅的轿厅。大宅院一进大门就有这么一五开间的大敞厅，可以上下轿子，原来亦停放轿子。只卖饭，不卖酒。菜就是蒸的、炖的、红烧的，或某些冷菜，没有炒菜。这样，菜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一点菜就上菜，都是一份一样。如我们五个客人，可以点三份什么菜，或六份什么菜。蒸的：有粉蒸牛肉、粉蒸猪肉、粉蒸肥肠、蒸腊肉、清蒸杂脍、蒸扣肉、蒸鸡块……。炖的：有白肉片汤、肚肺

豌豆汤、冰糖肘子、炖牛肉……。红火的：有红烧鸡、红烧肉、红烧糟肉、红烧肥肠、红烧牛肉、红烧猪蹄……。凉菜：有麻辣鸡丝、蒜泥肉、酱肚、酱肝、凉拌牛肚子、炆白菜、香肠……。每天预备二十来样，而且菜味都很好。吃饭，不算饭价；泡菜，一碟一碟放在另一桌上，自选自取，也不作价。既无炒菜，一点就上，所以上菜很快。完全称得上是“快餐”。那时，我们都是些中学生，说的好听一点，甚为淘气，一去四五个同学，只要三、四样菜，既然米饭和泡菜不要钱，就尽是吃饭和泡菜，三四样菜还点那种最便宜的。一顿下来，不会超过一元钱。少不更事，现在回忆写出来，殊无意义。不过我在追述那种快餐式的经营方法，即是现在，也还值得宣传一下。

二

成都当年，我的中学时代，还有几个好饭馆。经营方式类似“蜀腴”的还有一家名为“朵颐”的，不过它有炒菜，可以喝酒，菜都是中等的，无非鸡、鸭、鱼、肉而已，不备海味，所以取价也是比较合理的。

另有一家名“枕江楼”，在锦江边上，入门差有花、木、石、竹之胜，楼上一间一间分隔开来，开窗面对锦江，颇能远眺村野，所以生意不错。当然烧的菜是上好的，四川内陆，除鸡鸭鱼肉之外，贵海味，如干贝（四川名“珧柱”），鱿鱼，海参等，这个楼都做得不错。有一个蒸干贝，我现在还能记忆，比现在北京城各大饭店烧得都强。它用独蒜作底——不是好几个蒜瓣合起来的这种蒜，而是每个蒜都是一整个圆锥体，上面放上最好的干贝，也是一个一个的，不准弄散。蒸熟后端上桌面，一股特有蒜香味，